

剃头匠老李

叶森岚



地拍打一遍，又用软刷细细地扫净毛屑，从额头开始，鬓角、耳根、后颈脖，再绕到脸颊、下巴……最后连脸上的皱纹都仿佛被抚平了。

“得劲！”郝大爷从老李手中接过小圆镜子，细细端详一番，漏风的牙齿挡不住心里满满的谢意。

老李看着第一个“作品”完美收工，这才打开了话匣子。“张大爷，胡子茬也

长了，等下我给你修一修。”“赵老兄，喊你几声都听不着，这次再给你把耳朵掏一掏。”大家你一言我一句回应他，像自家人唠嗑般自在。

偶尔，老李也会聊聊自己这个月走了哪几个村庄，认识了多少大爷大婶。东聊西扯中，老李的生活像渔网抽丝般扯出来。原来老李退休前是小学教师，儿们研究生毕业后都在城里安了家，

一年难得回来一趟。退休后，他便自己给自己寻了个活计，加入了镇里的义工团队，重新捡起剃头的手工艺。大家对老李更加敬佩了。

“心里有了惦记，手里有了活干，人都感觉年轻了呢！”老李手里的剪刀风生水起，他的额头逐渐渗出了细细的汗珠，在冬日暖阳的照射下，仿佛繁星般闪闪发光。

一种身份 一面旗帜

姚添丁

《福建日报》2月25日报道一位老党员的临终遗愿感动了无数人。原来，南安市公安局治安大队民警李建忠近日来到的该局“老党员之家”，替父亲李俊成完成临终嘱托：将2万元的“特殊党费”交给离退休干部职工党总支。一位普通的党员，一份朴实的遗愿，透过这样一笔饱含温情热度的“特殊党费”，人们真切感受到了一位有着6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对于自己党员身份的深切认同和由衷自豪。这是我们身边的党员、身边的感动、身边的表率，他们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，都是对于共产党员身份的生动诠释，也是对于共产党员担当的美好践行。

共产党员，既是身份象征，更显担当尽责。每一个共产党员要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有所作为、发光发热，这才是共产党员的真本事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“全党同志要强化党的意识，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，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，做到忠诚于组织，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。”我们有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、有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、有永远活在人民心中的县委书记谷文昌、有永远的“樵夫”廖俊波、有太行山上的新愚公李保国、有守岛英雄王继才等，李俊成同他们一样，都把党员身份化作了不懈奋斗、勇毅前行的力量源泉，他们都在为国家、为人民呕心沥血、勤奋工作中践行了美好初心、履行了神圣使命。

党员姓党，关键在于能够自觉自律。自觉自律体现了共产党人的真精神、真气概。李俊成也曾身居单位要职，但他为人刚直不阿、坚守原则底线，“按规定能办就能办，不能办的我也不会替你办”“一点都不讲亲戚情面”，即便在平时生活中也严格恪守艰苦朴素、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，“艰苦朴素、勤俭节约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，我们都是老党员，我们不能忘本”。正是因为自始至终没有忘记根本，没有忘记所走过的道路，没有忘记“为什么而出发”，就更加清楚知道了共产党从“从哪里来、到哪里去、为什么人”的深刻含义，从而更加牢固坚守住原则底线，时时刻刻重品行、讲原则、敢斗争，不仅锤炼了自身品质，也赢得了人民认可尊重。

共产党来自人民、扎根人民、一切为了人民。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上，流淌的是爱民的情思情怀，蕴藏的是为民的感动感恩，这是共产党人的真感情、真性情。这种朴素情感通体饱满，有血有肉、有情有义，真正是相濡以沫、血脉相通、生死与共、血浓于水。2008年汶川地震，李俊成第一时间捐款1万元；2020年新冠疫情，他又主动捐款1万元。可谓见微知著，他让我们看到一个共产党员和群众心连心的温暖情怀，永远和群众站在一起，想群众之所想，急群众之所急，以群众忧心事、烦心事为先、为重、为大，努力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最信得过、靠得住的贴心人和暖心人。

党费也好、党龄也罢，都是能够进行精确计算的，但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赤子情怀却是无法估量的精神财富。牢记住共产党员身份，践行着共产党人宗旨，让共产党员旗帜高高飘扬。李俊成曾这样写道“党是我们最伟大的母亲，是她哺育我们成长，没有党的培养教育就没有我们的一切，我们要永远不忘党恩”。一生不忘党恩，一生践行宗旨，一生回报党恩，他是这么说，也是这么做，而且坚守了一辈子，也给我们树立了示范表率。放眼我们身边，也有无数同李俊成一样的优秀共产党员，我们要从他们身上汲取并践行全心全意为国、为党、为事业、为人民无私奉献的特殊精神养分，最终汇聚起跨越发展的雄浑磅礴伟力，如此，则我们的事业必将无往而不胜、笃行以致远。这就是新时期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和使命。

冬泳

陈茂金

本以为
轻盈地纵身一跃
就可以感受海的味道
未曾想却一头扎进
冬的怀抱
很自信
用力划动双臂
就能够逃离这冰雪季节
却渐渐沦陷
在这个冻人的世界
那绷紧的双脚
拍打出的是生活的浪花
漫漫长道中前行
谁不是这样孤独着
浪迹天涯
人生浮浮沉沉
不外乎一吐一纳之间
一辈子折折腾腾
看似如鱼儿般自由舒展
其实是为触摸心灵的彼岸

岁月悠悠鱼签香

黄浩雷

青瓦土木结构的老厝房子古朴，斑驳的微光悠荡而进。木棍敲打木板的咔咔声有节奏地响起，在急促处戛然而止，而后，一场市井之声从远处传来。走近一瞧，四五个农村妇女正坐在一个门大小的木板前敲打着面皮似的东西，原来是泉州台商投资区东园老街的一家门店正在打鱼签。在这盈满海鲜味的空间里，光影氍黄泼洒的气势，一如烈酒在透白天色中微微晕染一笔。

鱼签，东园人最喜爱的小吃品，是用新鲜的海鱼和地瓜粉制作而成的。打早先把买回来的小海鱼，去头、去尾，剃下鱼肉和姜用搅拌机搅拌均匀成鱼泥，再按一定的比例加地瓜粉、少许盐、白开水，揉成面团；大的面团分成一个个橘子般大小的小团，将小团用擀面杖不断拍打，最后变成厚度只有两毫米左右的薄片，这样子的薄片，吃起来更加Q弹爽口。倘若要现吃，便将鱼签放在锅里，两面翻煎至金黄；或者蒸（炊）熟，切片或切卷儿，晒干即可。

这时，陆续有顾客走进门店，脱口而出：“老姆，来几片鱼签，现吃。”正在打鱼签的店主站了起来，立马回应道：“好嘞！”店主是一个五六十岁光景的妇女，大家称呼她老姆，用

闽南话来讲大概是老伯母的亲切称呼。紧接着老姆或亲自动手或唤来几媳妇，起锅热油，摊开打好的鱼签下锅，就开始煎鱼签了。

煎鱼签要10来分钟的时间，老姆一边熟练地操控着烹饪的程序，一边和顾客攀谈起来。熟悉的顾客，往往就家长里短、厝边轶事聊起；陌生的顾客，常常或询问从哪里过来，或介绍店里的鱼签是用哪种海鱼制作而成，不一而足。

鱼签不但制作方法传统、精细，吃法更是令人称赞不已。若是整片的鱼签，可用食用油煎至两面金黄，一口一口嚼，送入嘴里，连同驻满口鼻的香味一同滑入腹里，真是美味绝口。若是鱼签被加工，要么切片，要么成卷，晒干即可。切片的鱼签被油炸，入口酥脆，色香俱美，常被当成零食吃，算是土产的“膨化食品”。成卷的鱼签，用来煮面或煮汤，汤味鲜甜可口，鱼签吃起来QQ弹弹，特别有嚼劲，触动味蕾。

在家乡，过年前家家户户总喜欢互相帮衬，电点鱼签，来年平日煮汤煮面方便加，久而久之，鱼签便成了家乡地道的小吃之一。常年工作在外的我，回家的日子越发少了，一年多则七八趟，少则两三

趟。每每回来，我总喜欢骑着单车去戏弄子里老姆鱼签店，排上大长队，买块鱼签。许是弥补心里的那份乡情，嘴里的那点馋劲。“你们这儿的鱼签地道，很薄，吃起来很Q，酥脆可口，味道很香，好好吃。”我的一句朴实的赞美，总能让家乡小贩老姆笑开了花。

人之贪馋，是在饱暖之余，眼看着，回想起或是谈论到某一美味，喉头像是有馋虫搔抓作痒，只好干咽吐沫。一旦得遂所愿，瓷情享受，浑身通泰。但对于家乡的古早味鱼签，我总百吃不厌。这几年，东园发展迅速，面貌焕然一新。几次，我回到家乡，买了一块鱼签，边吃边感慨，不管我到哪里，也不管东园如何变化，在我心中，家乡永远是不变的美食中心。

过去，游子在外做工，漂泊他乡，半生闯荡。行走一生，脚步起于故乡；落叶归根，终点还是家所在的地方。现在，少年远游，在求学的过程中，人离家越来越远，故乡味道愈发醇厚。在悠悠的岁月里，家乡的鱼签之于我，是独一无二、不可重现的。因为，那是温暖的享受、是亲情的呼唤、是浓浓的乡情！

小阙，吃饭了

苏丽梅

我们边忙活边闲聊。小阙说她是1973年出生的，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正在读大学，小儿子上初二了，正是需要花钱的时候。我问小阙平时会不会很忙，小阙说：“活多的时候，经常顾不上吃饭，有时觉得很累，想着两个儿子，就咬咬牙坚持下来了。”我看着小阙的背影，别看这瘦小的身体，可是撑起了家里的半边天呢。

这之前，朋友告诉我，小阙的工钱是一个小时40元，3个小时算起。我问小阙，屋里的卫生，三个小时能做得完吗？小阙说，看你要做到什么程度了。

小阙依旧在厨房忙活，在客厅的老公把我叫了过去，轻声对我说，小阙做钟点工赚点钱不容易，做几个小时就几个小时，不要催她，让她慢慢做。

转眼，到了中午吃饭时间了，厨房在做卫生没办法做饭，我和老公到楼下买套餐，顺便也帮小阙带了一份。我们把饭带回家吃，吃的时候，老公喊：“小阙，吃饭了”。

初冬的傍晚，夕阳斜斜地披挂在幸福院高高翘起的屋檐上，仿佛一颗熟透的柿子，把院子里几位老人灿烂的笑脸映得通红。老人们夹杂着闽南土话的调笑声此起彼伏，惊得枝头麻雀扑棱棱一阵乱飞。

老李总是在这个时候出现，西庄村留守老人比较多，到了月底理发的日子就聚到幸福院里来等他。老李保持着两个月来一次的频率，以免老人们的头发过长遮住了眼睛和耳朵。他的手艺好、动作温和，很受老人们欢迎。最重要的是，他给老人们剃头免费。

老李的剃头挑子一头先进了院子门，就有眼尖的老人热情招呼：“哟，老李来了！”一杯刚泡好的热茶马上就送到了老李跟前。

老李笑盈盈地放下挑子，摆好马扎，顺手接过热茶一饮而尽。屁股都没挨着凳子坐，就转身从挑子里拿出大方巾用力抖落几下，问：“今个儿轮到谁先来？”

村头的郝大爷刚舒舒服服地洗完头，头上还冒着热腾腾的水汽，大伙推着他先坐。他也不二话，往老李面前一坐，“老李头，给我留点鬓角。上次剃完头回去，路上的孩子们都笑话我的脑袋像圆滚滚的鸭蛋。”

大伙闻言一阵哄笑，揶揄道：“郝大爷，这头就是要剃得亮堂，连你家的电费也省了呀。”

老李嘴上没有接话，手里已经忙活开了。他一只手轻扶郝大爷的脑袋，一只手握着重推子咔嚓咔嚓自下往上将。到头顶的地方发量明显变少了，他斜斜地推过去，用梳子比画着，留着些许头发护住鬓角。推好头，老李从挑子里掏出一盒爽身粉，用食指和中指夹住粉扑，在郝大爷的额头、脖颈里又薄又匀

春眠春晓

范惠玲

轮回的序章，雪月的终曲。在风的耳语中，眠了一个隆冬，直到今朝春晓才被叽喳叽喳鸟鸣声和沙沙沙的雨水声催醒。一场春雨惊醒梦中人。过年的鞭炮声仿佛还在耳畔噼啪响，骤然已是春晓，我们该去大自然寻觅初春的足迹。

我想，这时节，百花还没有长出蓓蕾，冬眠的动物还没有开始苏醒，枝头的绿意，也真正才只有那么一星点儿，若有若无，就像何逊诗中写的“轻烟渗柳色”，稍不经心，不定就真以为盘旋在树梢的只是一缕缥缈的轻烟。可出门我却发现，万物已在春晓晨光中苏醒，竞相睁开蒙眬的睡眠。

春雨还夹杂着些许料峭，泥里还封冻着春节时的红纸片，不仅路边有茶花经过了一番梳洗打扮，亭亭玉立地站着；在院子里、小河边、在石缝中，亦有迎春花一丛丛、一簇簇地冒出了嫩绿色的新叶，长出了灿烂的小花，远远看去，像一群金黄色的蝴蝶在翩翩起舞。草坪的台阶上已然点缀着新绿，我俯身，拾起一撮新草，清香的气息已进入鼻腔，在指尖留下一抹青色，“小雨润如酥”中破土而出的是淡淡青韵，似隐若现。春晓醒来，是这“夜雨连阶碧草，东风满院飞花”。

几只鸟停落在院子的草丛中，轻快地跳着低头啄食。突然，一幼儿迈着短腿奔过去，它们惊飞起来钻进头顶的大树上。我的目光随着鸟定格在树的枝丫，这枝头间填满了翠，那枝头却还是孤单的光秃枝丫。每个枝的春眠有长有短，这枝已在迎春，可能那枝还未醒来，依然睡在红黄落叶铺就的铺盖里，沉浸在梦中。没有一色的翠绿满树，但正是落叶遗留下的秋冬意蕴与新叶产生的春意相辉映，催生别样诗意。春眠醒来，是枝丫上的新绿。

春眠不是沉眠，而是由深入浅，不断酝酿再醒来的。一盆纤细的藤，身上留有春眠的痕迹。叶刚长出来是紫红色的，慢慢地，就变成淡绿色，这是一种娇嫩的颜色，是水灵灵的绿。仔细观察，藤的下端是沉沉的绿，梢上是深深的绿，再上是均匀的绿，然后是柔柔的绿，直到顶部嫩嫩的绿。色则由深到浅，这是生命在春眠中渐渐醒来的特点，愈来愈清晰而又充满生机。春晓醒来，是渐渐变色编织成的串串藤条。

伫立荷塘，见雨溅塘里，波纹黯消隐；塘里的鱼儿，举目深呼吸。却不见露水沾湿荷叶青青，连夹着一些带有点嫩黄的新叶都没有，而是一塘枯枝，连乱无序的荷枝或卧或立在这片寂寞的荷塘，身上仍残留着一瓣一瓣零落时的疼痛。我轻叹此处无法寻觅春眠苏醒的讯息。哪知抬头便见弯腰的柳，垂下碧发，“蒙络摇缀，参差披拂”。柳条轻浮着睡眠，想荡起涟漪，企图唤醒沉睡整整一个隆冬的荷。春眠醒来，是岸边轻舞衣袖的垂柳。

生机春意渐渐显现，展示了春眠初醒的意韵，是“阳春布德泽，万物生光辉”的前奏，初春，看春眠初醒描绘了沁人心脾的画作，振奋人心。生活明朗，万物可爱；人间值得，未来可期。我们也应该随着春晓从隆冬苏醒，酝酿生活的芳香与甘醇，争一个花团锦簇的春。